

尊敬的國師強帝瑪法師，尊敬的諸位法師，諸位老師，諸位同學，還有諸位來自海外的朋友們。我們剛才聽了法師們的報告，老師們的報告，還有同學們的心得分享。假日學校，去年十一月間我們來訪問的時候，我們特別去參觀，感觸很深。今天我們在此地聽到這些老師的報告，深深感觸這是真實的智慧、真實的措施。如何把佛教，釋迦牟尼佛的教誨落實在生活當中？假日學校貢獻非常之大，假日學校可以向全世界去推動。

讓我想到，我們在一九七〇年代，台灣大學生學佛。這個運動是台灣大學發起的，那個時候好像有一百多位的同學（學生），對佛法很有興趣，正式成立了一個學社「晨曦學社」，就是佛學社，學校正式給它註冊，成為學校裡面一個學術的社團。這個在過去從來沒有過的，在中國高等學府正式成立佛學社來教佛學，雖然說有課外的課程，這總是開端了。由於這個學社的影響（那個時候我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學經教），台中慈光圖書館成立「大專佛學講座」，性質跟這邊的假日學校很相像，也是長期性的，對象是大專在校的學生，每個星期天，到台中慈光圖書館接受佛陀的教育。

這個班一共是有六門課程，特別為大專學生選擇的。第一個課程是《佛學概要》，李老師自己編的，一共十四講；另外的，就是在佛經裡面選擇一部小部經，內容也是介紹佛法，選擇的是《八大人覺經》，這是佛經裡面的佛學介紹。這兩門課程都是介紹接引初學。佛教重視解行，信解行證，前面這兩門課程，重點就是教學的目標，讓你認識佛教，對佛教產生信心，提起修學的興趣，以這個為目標的。入門之後，解門，佛法的解門分為兩大類，就是性、相

兩宗，性宗選一部《般若心經》；相宗找不到適當的課本，老師編了一個《百法明門論》的節要。《百法明門論》還是太長，編了一個，用表解編出來的這一門課程。行門，這非常重要的，如果學了能理解，不能夠落實到生活，這個佛法叫白學了。為什麼？行門，因為他們是大專學生，高級知識分子，淺了，他們不會滿意，所以行門裡面選擇，第一個是《華嚴經·普賢行願品》，這是大專學生非常喜愛的一門課程，第二門就是淨土宗的《阿彌陀經》。

六門功課，五個老師。李老師自己講兩門課，一個是《阿彌陀經》他講，這很難講，難信之法；再有就是他自己編的《佛學概要十四講》，是接引初機的。這兩門重要的課程他自己擔任，另外由他的學生擔任其他的四門功課，五個老師。每個星期上一天課，對象是台中地區，那個時候交通還不很方便，騎自行車可以能夠到慈光圖書館這個學校來聽課的，中部的地區。寒假、暑假，我們繼續辦，對象是全台灣的大專學生，我們提供飲食、提供居住，完全免費，報名參加。大概我們那個小圖書館，可以容納一百個學生，所以只收一百個學生。這個假日講座，我們用假日，實際上他們叫「大專佛學講座」，星期天辦，每個星期天辦。寒假、暑假是密集的，寒假的時間短，兩個星期，就是十四天，就結業了；暑假的時間長，可以辦四個星期，也就是一個月的時間。這樣的講座延續了十幾年，我是從開辦那一屆就參加，參加了十一屆。

所以，前面十一屆我等於說一堂課都沒漏，我跟學生在一起，跟學生在一起學習，學生有一些疑難、困難的地方找我給他解答。以後國外弘法的因緣很多，常常出國，我跟這些講座的同學有聯繫。以後道安老法師，在台北利用佛教會的道場、講堂，也完全接受了台中這種方式、這個模式，在台北也是辦了很久，不少年。台北的講座學生人數多，最多的時候有八百多學生，老和尚請我去當總

主講，我在這個講座裡面教了四年。所以這兩個講座跟我都有密切關係。我認識的同學大概有三千多人，而且都是很多年在一起，都很熟悉。這些學生們畢業之後，到外國留學，拿到學位，在外國工作，成家立業，分散在全世界各個地區，各個大城市都有。我的國際上弘法的緣分就從這來的，要不然一個出家人誰知道你，什麼人會請你去講經、去說法？都是這些同學的關係。這兩個講座緣起跟我也特殊的關係。所以興起是從台灣大學，把它發揚光大，變成一種全台灣的大專學佛的運動是李老師，我協助李老師做出來的。結了這個緣之後，影響了我的一生，過去大概有三十年的時間在國際上各個地方講經教學，統統都是這個關係。一直到一九九八年，我移民到新加坡，這往後跟他們就沒有接觸，我也很少回台灣。

在台灣的法緣也很盛，我出家那天就開始講經。學講經是在做居士，沒有出家之前學的。我二十六歲學佛，三十三歲出家，出家教佛學院，在外面講經，到今年五十五年，五十五年我沒有中斷。我沒有道場，因為我出家，老師教導我，我的出家因緣是老師給我決定的，我很聽老師的話。老師叫我不去做官。我說那幹什麼好？他說出家最好！我說我知道這是好事情。特別囑咐我，出家一定要學釋迦牟尼佛，我就走了這個路子。第一本教我讀的書是《大藏經》裡面的《釋迦方志》、《釋迦譜》。老師告訴我，你要學佛，首先要認識釋迦牟尼佛，你向他學習，你才不會把路子走錯。這個是非常合理的。我們讀了之後，才發現釋迦牟尼佛不是普通的宗教，普通的宗教要對釋迦牟尼佛來說不太相應，不太像。它像什麼？它是真正的教育。所以給我們一個很深的概念，釋迦牟尼佛的教育，像中國古代孔子的教育、老子的教育，這些人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教育家。我們明白之後，對他老人家的尊敬就倍增，特別尊敬佛陀，立志（佛家講發願）向釋迦牟尼佛學習。

我的經教都是在沒有出家之前學的，我學了七年，所以一出家我就教佛學院，就在外面講經，哪個地方邀請就到哪裡去，一生自己沒有建道場。為什麼？世尊沒有道場。世尊一生教學，你看樹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三衣一鉢，他真正是給我們做好榜樣，放下萬緣，他真放下。我們常常想，世尊為什麼不建一個道場？他要建道場不難，當年在世他在家弟子當中有十六位大國王，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給他建道場，這輕而易舉，他沒有要。帝王、大富長者他們的花園別墅，現在講房地產很多，供養世尊是他們非常樂意的，世尊不接受。但是請老人家去講一部經，去做一次的法會，這個法會就是講經，這個他歡喜，他能接受。像祇樹給孤獨園、竹林精舍，他都願意去講，也講了幾年，最後離開，別的地方去了。為什麼不建道場？到現在我們看到，建道場的流弊叢生，我們明白了。

末法時期人心不古，弘揚佛法的人少了，特別是社會走向了科學技術，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基本滿足了，基本上滿足了，精神生活、人性的教育疏忽了。湯恩比博士說得很好，科技帶來的文明，如果跟人性不能平衡，這不是好事情。如果平衡，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是幸福的生活，不會有大問題；如果失衡，就是不平衡，科技走得太快，人性教育止步、不動了，這個時候科技文明是很可怕的。如果步調走錯了，會帶給人類的災難，甚至於會帶給人類的滅亡。所以他極力提倡人性教育跟科學技術要平等的發展，不能有所偏頗。現在確確實實我們看到，科技帶給這個地球的社會，地球的混亂史無前例，還有災難的頻繁，世界任何國家歷史裡面都沒有過，沒有這種現象出現過的。

也正因為這個問題，聯合國注意到，從一九七〇年代召開國際和平會議，每一年我不曉得開多少次，反正不止一次，和平會議常常開，開了四十年。我有緣分，移民到澳洲之後，代表澳洲的大學

先後參加了十幾次。進入那個大會堂，我們大開眼界，了解今天社會的真相，也看出問題究竟怎麼發生的，應該用什麼方法來解決。我們說話，人微言輕，別人不容易相信，好在英國湯恩比博士是世界上聞名的歷史哲學家，大家對他都尊敬。他在一九七〇年代的時候說過，應該是在訪問日本的時候，他是三次訪問日本，一九七五年過世的。訪問的時候，大概是在一九七〇年、一九七一年，我看到這些記錄，他說「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」，這是他說的。這個話說得好，沒有人敢反對。

所以我參加聯合國的會議，把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裡面的精華向大會報告，他們聽了都很歡喜。但是懷疑，會後來告訴我，他說法師，你講得很好，這是理想，這不是事實。我感到非常驚訝，發現了今天整個世界的危機，第一個危機是什麼？信心失掉了，對古聖先賢的信心完全沒有了。再細心觀察，幾個人有自信？哪個人能自己相信自己？能不能相信父母？能不能相信老師？都沒有人相信，祖宗更不相信，這個問題大！所以不信仰宗教的人愈來愈多，社會愈來愈亂，災難愈來愈嚴重。解決之道還是湯恩比這句話。所以要在佛法裡頭找，佛法能解決問題。但是佛法，全世界的佛法，只是口裡說的，沒有人做到，三皈、五戒、十善、六和、六波羅蜜，沒有人去做。學佛的人，你跟他講佛法，他沒有信心，他自己做不到，怎麼能教人做到？

強帝瑪法師跟我緣分很深，他在台灣學習，在我的小道場住了二十多年，我們老朋友。我也是托他的福，他把我介紹給總統，邀請我到斯里蘭卡來訪問。看到斯里蘭卡佛教的狀況，全國把佛陀教育落實到生活、落實到工作、落實到處事待人接物。這就是湯恩比所想像的，這就能救全世界，這就能化解問題，所以斯里蘭卡值得我們學習。佛法，確實要老實、要聽話，聽世尊的話。經典就是釋

迦牟尼佛的話，能聽話的人就幸福，就得福報。依教奉行，老老實實去做，確確實實帶給全世界一片光明，我們有信心。

我跟總統建議，希望總統把心量拓開，能夠包容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，這裡頭所謂的是大乘小乘、南傳北傳、顯教密教、宗門教下，佛教的宗派很多。再過幾天，日本的淨土宗有五位法師要來訪問，日本有十三個宗派。希望斯里蘭卡這邊能建立一個國際佛教大學，把世尊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宗派的學術，都能在這個地方繼續承傳下去，向全世界發揚光大。佛教形成了大團結。佛教真正能夠救國家，首先是救自己的國家，然後救全世界。這個事情當時總統就答應了，非常豪爽！我覺得總統不是普通人，那是個再來人，滿面笑容。我們看看，所有世界上國家領導人，幾個人有滿面笑容的？都是煩惱重重，事務繁忙，他笑不出來。斯里蘭卡的總統，一天到晚都是笑容，你說他多快樂，他多幸福！從這個地方看，就不一樣。

佛教大學建立之後，第二個要建立一個國際宗教大學。佛陀的心量大，當年在世，你看看學生裡面有婆羅門教、有遍行外道、有數論，可以說印度所有的宗教學派裡面的領導人、老師、學生，很多都到世尊這個地方來皈依三寶，做釋迦牟尼佛的學生。釋迦牟尼佛並沒有叫他改變宗教，這一點我們要知道。他還是婆羅門，但是接受了佛教的教義，接受佛教的薰陶。這就是剛才我們老師、同學報告的，整個我們日常生活就是佛法，你能夠把佛法應用在生活，生活就是佛法。修行在哪裡？穿衣吃飯，待人接物。佛教給我們最高的修行原則，是放下起心動念、分別、執著。一切生活當中放下執著，這是阿羅漢，放下分別是菩薩，不起心不動念那就是佛陀。

佛法在哪裡？佛法在整個宇宙。佛法包含所有的文化，確確實實人類的起源最初是宗教，由宗教產生文明、產生文化；換句話說

，人類的文化文明是從宗教裡面流出去的，宗教在最先。佛法尤其是涵蓋整個宇宙所有的學術，今天講的高等哲學與科學全是佛法。所有一切宗教也不離開佛法。我有一年在日本訪問，訪問中村康隆法師，那個時候他一百零一歲，是日本佛教界的權威，現在已經過世了。老和尚告訴我，他說全世界宗教的創始人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，跟我說這麼一句話。我離開的時候，他的大徒弟橋本（現在橋本繼承他的地位），橋本送我到大門口，告訴我，他說淨空法師，今天老和尚說的話很奇怪，他一生從來沒有講過這個話，就是所有宗教的創始人都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。這樣說起來，所有宗教跟佛是一家人，講得通，理上講得通，事上應該亦如是。所以心量要擴大，要包容整個宇宙。

我們希望自己好，同學們告訴我的，也是我們這些年所提倡的，教人基本的教條是什麼？「存好心、說好話、行好事、做好人」，這就是佛陀教育，這就是所有宗教教化眾生共同的目標。佛的目標就是幫助一切眾生離苦得樂。苦從哪裡來的？從迷惑來，不了解真相，我們想錯了、看錯了、做錯了、說錯了，帶來是苦難。我們明白、清楚了，沒有錯誤，思想純正，言論純正，行事純正，這就是好人，這就真正離苦得樂。所以佛用什麼方法幫助眾生離苦得樂？用破迷開悟，迷破了苦就離開，覺悟了樂就來。用什麼方法、什麼手段？教學。釋迦牟尼佛開悟之後，教學講經四十九年沒有中斷，這是我們應該向他學習的。我們繼承佛的精神，我活一天講一天經。佛法的事業就是講經教學，講經教學能救自己、能度眾生，能幫助這個世界安定和諧，能幫助這個地球化解災難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。

斯里蘭卡許許多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，特別是假日佛學，它的做法，它的內容，它的教學方法都是一流的。他說我都能夠聽得懂

，我都能夠體會得到。我非常感激斯里蘭卡朝野都有這種共識，這是佛陀教育落實在現在地球上的一塊淨土，這個地方是佛國，得三寶的加持。我們相信這個地方會把佛教興旺起來，會把全世界各個宗教都帶動起來，幫助全世界的全人類離苦得樂、破迷開悟，我們努力向這個方向走。我們祝福斯里蘭卡的總統光壽無量，帶動這一群佛門弟子走向光明的大道。謝謝大家。